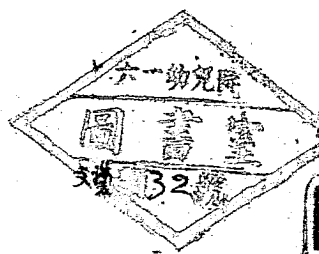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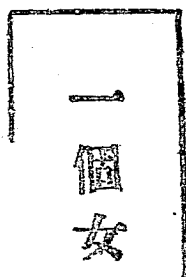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女人 翻身的故事





3 0539 0178 5



一 逃荒

我去訪問折聚英啦，可想不到她有這樣的一段歷史！

她三歲上就了爹，就憑寡婦媽媽受苦過日子。媽能受苦嗎？媽只是一個瘦小的女人，就和現在的折聚英相似，她，該沒大的力氣；可是，她上有婆婆，下有兒女。幾張口兒逼得她幹，她幹了，她也真能幹！她搗地，她拿柴，她種莊稼，她每次山裏回來，還捎幾十斤柴。她不但白天受苦，她還黑裏推磨，也這樣，她變牛，又變驢。就這樣，她家一面交租納息，供養了財主，一面喝稀吃稠，也算養活了自已。真是，好容易咧，就這樣的，居然也熬過了六年。在這六年裏邊，上頭——她們的老家靖邊——地越發薄了，租越發重了，光景也就越發難過了，就是好日月，她們也得吃糠了；以後那兒這結實實跌了一回年景，她們就連糠窩窩都吃不上了，一家人只好逃荒，尋吃，下南路來。只有奶奶還留在上頭，三大家；再有的人，就連早已分開住了的大哥，也帶着他那新破了娘的小兒女，一起走。

那時小折聚英才九歲。計算起來，正當民國十七年。是冬裏，天，灰溜溜的，地，凍得山土，積着雪，河裏，結着冰，荒涼的世界呵！小折聚英穿着露肉的褲子，露肉的前衣，兩條小褲子沒勁兒的歪倒着，兩條小腿兒可更乏。天天，她得跟着媽和哥們趕路，不能停歇。天天，媽和哥們肩兒背上都扛着細軟的家當——破破爛爛的寶貝，還挑着

繡像，羅裳哭著，哭得大哥的小兒女。大人們，可就沒空指責小折呵。天天，她得跟著大人們，趕路，趕路，一股勁兒的趕。天天，這逃荒的一羣，大家餓得眼發藍，大家瘦得直抖擻，小折實在撐不住的時候，脫膝兒一軟就跌下了！這樣，善良的媽媽又要兇狠的罵道：『這鬼孩子，真不快走，看咱不把你拖下地獄！』她一而這樣罵，一面擦眼淚。媽是這樣盤算：只有及早趕到延安府，才得自救。延安竟有這樣好嗎？是呀！延安有她聽過的文子，她在比較有錢的人家，到了那邊，靠山有柴燒呵！要是慢慢兒走呢，那末，一家人就非得餓死在路上不行啦。

二 換了兩斗粗穀子

可是，有錢是冇錢，媽撫育過的女兒，小折的姊，在人家做個媳婦兒，却是沒權也沒勢。雖爲她千方百計，把這連雞的一家，安頓在她家（在王莊）近邊的一個破窯裏，沒門板，她給編了個草簾子。她知道他們不夠穿，不夠戴，不夠舖，不夠蓋；她也知道他們沒得吃，沒得喝，冷灶冷鍋兒，天天不放火。因此，她總是偷偷的，搶來些吃喝穿戴的東西。她個子大大的，圓臉，她，常常忍不住拉着小折的媽，抖擻抖擻氣要求：『可別怪我呀！可別怪我呀！那邊家裏雖大，哥兒兄弟却還沒分家，銀子錢，一滿還在大掌櫃的肋骨上吊着呢！咱給你們說說情吧，可是飽漢不知餓漢飢呀！你，跟我親媽一樣的，我跟你這樣親厚，怎奈我貼得了言兒，貼……貼不了錢呀！』說着，她把偷來的東

西，帶着淚淚塞在媽手裏，這樣，媽就呆了；這樣，小折聽着聽着，就會突然的嚎起來，很慟很慟的。

在那年頭，可真沒窮人活過冬兒，延安也精了年成，大戶人家却還囤起糧食來，預備作最後的買賣，發更大的財！大多數人們挨餓受飢，災荒啊！從北平、從天津、從好多別的地方，華洋義賑會募捐來米麥千萬石，却都被軍閥官僚們、地主豪紳們，私吞了。在陝、甘兩省，有六百萬個人餓死了！延安好一些，可是小折的大哥，一個年輕的後生，頂受吃的，頂餓壞了。小折眼看大哥皮肉鬆了皺了，眼睛凸出了迷糊了，他睡在炕上，起不來了！二哥才十九歲，却是比較靈動的人，他說好給姊姊家攪工的，不過沒活做，只掙來一些錢，賺了末，和着西乾壓爛的榆樹皮，一家人喝饅糊，幾天就喝完了。二哥又天天出去尋活食。那時候，奶奶也已經被飢荒趕下來，這古時人，對媳婦壓迫慣的，現在更餓兇了，一天到晚臭罵，罵她的媳婦害人！小折的媽，一見忍氣吞聲，不言語，爲了養活娃娃，也會想嫁人。奶奶可不依，說：『活不下，尋吃討救去啊！』媽是餓慣的，有甚總給別人吃，可是她更臉腫面黃，更瘦了，眼角上皺紋，更深了，她穿舊爛衣裳，吊一塊，謊一塊的，她，左手抱着破沙鍋，右手拿着打狗棒，背上一左一右背着孫兒女，四面八方，尋吃去。可恨總難養活饑寒人呵！於是，就有這樣的一天，正該一家老小團團圓圓過年的時候，一個高個子老漢，照約定。交來兩斗粗穀子，來引折聚英。

折是記得很清楚的，那天，奶奶硬起心腸，說：『讓他去！借糧不如減口。』媽順着，那天却和婆婆門口說：『咱可不能鷄抱鴨子，枉操這番心！』奶奶說：『有什麼料子呢，養女總只一門親！』可是奶奶自己的心腸也硬不定，奶奶就罵人了！那末，小折肯走嗎？媽說：『好閨女呵！既是這樣，你就去吧！一家人要餓得死呀！那人家錢多，你去，你就吃上啦！聽媽話，乖乖兒走吧！你走了，媽常去看你，你還抵媽的人呵！』小折，這女娃乖乖，這女娃乖，這女娃背過臉，藏過眼淚，聽由老漢引着，聽由二哥送着，出門了。至王莊到朱家溝，天黑趕到，二哥怕她哭呀鬧，第二天還沒見亮，就酒一把眼淚，走掉了。在路上，他見媽跌跌撞撞追來。一晚上，媽沒淚沒水，却把眼睛哭腫了，今天，她要去追回閨女。二哥阻止媽，媽聽話了，她咬緊牙關，就另找一條路，尋吃去了，家裏兩斗糧，媽一顆也不能吃呵！

三 童養媳婦兒

有誰做過童養媳婦嗎？據折聚英說，從那天起，她作了童養媳婦兒，她就活人跳進滾水盆啦。

公公 那高個子老漢，猴兒臉，生着黃黃的八字鬚，腦門心剃得光溜光的，頭上還盤着一根細辮子，短皮襖，白棉褲，是一個皮匠工人，要沒皮子攪，他就掏炭了。先頭，他原也捎帶種幾把莊稼，可是年成不好，租又重，後來老年人就寧可腰酸背痛，作炭貓

子了。只要吃上喝上穿上，他總是嘻嘻笑的；一有什麼難處，可就不得了，連小媳婦眉眼不對他勁兒，也算不孝順的，他就要吹鬚子，瞪眼睛，脅打嘶罵都來了！媳婦不能反說一句的，總得悄悄兒忍受。雖然這樣，比起小折的漢來，公公却還算好得多哩！

小折的漢，那會兒已經是個不小的男人了，瘦瘦的，也是高個兒，長條條臉，黑黃的。他不務正，又帶嗜好，簡直是個流氓烟桿子，無論要賭博，嫖女人，什麼壞事他都幹！公公要是規勸他，他就不高興了！『好爹呀！』他說：『這世道，好人沒活路啊！』說着，父子倆就要吵起來，吵過，兒子依舊趕明到黑串蕩在外面，一回窩，就騎下抽大烟。小折伺候他，他呢，湯來張口，飯來伸手，對小折呢，他可從來沒過好眉眼，更甭說沒過好言語。他那長條臉上，一對單眼皮眼睛老是冷冷的瞪着，把她瞪出瞠進，瞪得她抬不起頭，直不起腰來。到後來，在他面前，她連氣都不敢出了！難道小折娶她是軟弱的嗎？不呵；可是她挨打太多了。她常是眉黑青，眼黑爛的。只要公公不在家，男人就找個爺兒，把她壓在窩裏打得直暈，有時候還打得她死過去了。小折是她冤家嗎？小折作過了什麼錯事嗎？這女娃，每天，鍋鍋灶灶，針針線線，都幹了；這女娃，每天，砍柴担水，推磨澆礮，都幹了。可是，男人見她吃飯就討厭，常說：『誰叫咱這沒尾巴的驢兒！』

在那家裏，就連婆婆——一個三棒打不出響屁的人，也對她沒好聲氣。舊社會的人們，私心那樣重，雖然公婆媳婦，婆姨漢，也倒究竟是驢下驢子，兩張皮，不親的呵！

在那家裏，小折實在不安心！她天天想念着媽，想念着哥哥，想念着奶奶，想念着小姪兒。小姪女，他們該沒餓死吧？這樣想着，果然有一天，媽來了，而且媽胖了；媽胖了，小折多快樂呀！她快樂，媽那青光光的胖臉上，也很快樂，只是媽笑得有些模糊了。她一進家門，屁股就落在地上，背上還指着那兩個小娃娃，一邊一個，好像睡着了，等着細細的小頸子，倒着頭兒。『媽呀！』小折叫，可是她一肚子的話，說不出一句來。『媽的氣可不夠使喚，媽却還問長問短，問小折，裏沒旁人，可是小折答：『他們待我可好呀！』』『不打不罵嗎？』『沒打沒罵呀！』媽用手指摸她說：『你這眉眼上可怎麼啦？』小折特爲笑着說：『媽，碰青啦！你可是哪搭來？』原來媽是尋吃等到延長去了，繞了一匝，剛回來。她，爛布袋裏好多死牛蹄子、死豬血……這些都要指回給奶奶吃的；還有些糠窩窩，糠末末……這些都是小娃娃的口食。媽自己呢，媽好久吃不上五穀了，媽吃了多時延長的輩，媽沒力氣了，媽說：『媽這次不中用了，媽就只一次了，一次……來看看咱閨女！』小折要留住媽，小折要跟住媽，可是，破鼓亂人敲呀，牆倒衆人推呀，媽當夜就被小折家裏人冷言冷語趕走了。

媽回去，就斃了。媽斃後，小姪女也餓死了！她們沒有棺材，沒有坟，王莊前頭，屋下有個舊陵坑兒，放了進去，合了口，也沒作個圪堆堆兒，後來小折裹裹去燒過紙的。

就在那年，奶奶和哥哥，在這兒也沒活路，又一面尋吃，一面回上頭去了。姊妹家

也不曉得爲甚（想是遭了匪）家敗人亡，她也跟着哥哥們走了。他們，臨走在朱家溝的溝沿上，坐了半天，商量了半天，結果沒來看小折，就走了。他們怕嚇傷心，沒敢來，他們更怕她家裏人，沒敢來！

四 正要成親的一天

一九三五年，五月的一天。

小折已經十六歲了，她人雖然瘦瘦的，可是她那兩條細辮子，早已編成一條粗辮子了；她那一對秀氣的眼睛，明明兒的，也已經變成一對大人的眼睛了。她的日子却比早幾年更難過！婆婆死了，她就頂一個大人被使喚了；家景過的越苦，公公的脾氣也變得越壞了！在她十三歲上，男人當兵去，在高雙成隊伍裏吃飯，却又受不住壓迫，開了小差，回來了。臨走，男人跟公公賭過咒的，他說：『咱出去，咱保險每年有三幾十塊錢洋指回來！』公公却罵道：『你能這樣，我敢根毛吊死給你看看！』果然，他一文錢沒掙，像跑回來了。路上追他，沒追上，却把他三哥——在城隍廟作活的——抓去了，頂替了他回家，公公不讓他們進門。這男人，就白兒黑兒全在外面瞎胡混。就這樣，直胡混了幾年！他，當過兵油子，越發不像人了；穿着單軍衣，灰溜溜的，油氣連疤，明着蒼的，好多補釘，一付老招牌，連着吃的也比他夥三分。可是，當過了兵油子，他的神通更大了，他不怕吃喝嫖賭抽，他這點騙拐騙偷，天天狐朋狗友一大幫，蜂擁來去，真是

糊口頭子亂點風，鬧得天昏地黑，只差沒當土匪了！幾年以來，小折總不敢出門，小折怕被他看見，可是，小折不能不出門，小折就常在他的眼裏啊。

一九三五年，五月的一天。

他們已經搬在劉家溝住。可是，出嫁在喬塌的，男人的姊姊，不怕路遠，跑來說情了：『爹，讓他回家吧！』公公可不依，姊姊說：『他在外面，天天把肚子餓成兩張皮啦！』公公說：『噢，他每年三幾十塊零洋呢？幾年下來，該多少了？』姊姊說：『噢，他白兒吃日頭，黑裏吃月亮，那來錢咧！』『沒錢，那他回來幹嗎！』『樹高千丈，落葉總的歸根呀！你好爹……』『好爹是好爹，只要交下幾百塊就行！』『噢，這可是！有人就有錢啊！古話說得好，養兒防老，積穀防飢咧！』『哦，可不是，錢命相量，錢就是命，命就是錢啊，怎奈這鬼仔子不務正！』『讓他成了家，立了業，自然……』『噢！』『不，不，不！』公公很堅決，可是談談說說，公公却心活了，他倆你一言我一語，一邊拉話，一邊睜十六歲的折聚英，父女兩個，末了竟同了意了。

折聚英好怕呀！遠遠的，她望着那姊姊，她真是啞子瞪眼睛，說不出心裏的恨！她，眼看着可怕的虐待，又要來了。不，折聚英不能那樣受虐待，公公給她的折磨已經夠受了！可是，她有什麼辦法呢？她想起劉生雲來了（就是後來當姚店區區長的劉生雲）。那是一個白胖胖的小脚女人，個性可強的，婆姨還不和，她就不害怕，那時候，她還結結實實跟漢門了一斗爭，準備脫離家庭呢，她來拉攏過折聚英，叫她同走的，說是同

去投紅軍。折聚英去嗎？

紅軍，這可怕而又可愛的名字呵！開頭，小折怕紅軍，她聽過宣傳，紅軍是要殺人放火的。可是後來，小折就不怕紅軍了，她親眼看見了紅軍，紅軍就是老百姓，真是一樣樣兒的，只不過武裝了罷啦，他們穿着老百姓衣，穿着老百姓褲，頭上戴頂黑軍帽，帽上綴個五角星，五角星是紅的，在太陽光裏，在月亮光裏，在油燈光裏（紅軍都發給的）。他們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呵！他們要解放老百姓，不斷的跟白軍、跟民團（跟地主官僚們的各式軍隊），在打仗。劉家溝不在火線上，可是也常常風吹草動的，誰還不清楚紅軍嗎？

可是劉生雲先走了，沒來引折聚英，這却不能怪劉生雲的。那時候，小折還沒決心呵！這天，小折坐在簾門前，正愁沒辦法（那姊姊已經去引那男人了！）恰巧紅軍裏的女宣傳，又來召集婦女開會了。已經好幾次，婦女們不再怕。婦女們圍了一圈，男子們也遠遠看，有兩個赤衛軍（那時還沒正式紅，赤衛軍也還是秘密的），在山頭上放哨。短髮的女宣傳講話了，她又教大家唱歌了：『人——宣傳，婦女聽一番，宣傳話兒好好聽，教腳鬧革命……』女宣傳號召婦女們起來革命，同時爭取男女的不平等。會場起了鼓掌聲，那時還不習慣的，三三兩兩的，害羞的。這樣，會就開完，女宣傳就走了。

這時候，那姊姊已經去引了那男人來，男人還穿着新衣服，然而小折已經不見了。

五 革命就是解放

革命就是解放！

折聚英不再受公公的折磨了。折聚英不再受丈夫的虐待了。她跟着女宣傳，來到陳家窪，蘇維埃的區政府，紫在那兒的。那女宣傳，名叫池蓮花，小小個子，瘦瘦的，却是圓臉、大眼睛，脾氣挺好，待她就像親人。她給折聚英看了石腳，原就沒好纏，不用再放了；她又給折聚英剪了髮，也變成短髮了。池蓮花自己衣衫本不夠，她却還把頂光燙的襯子脫給折聚英。折聚英是後來丈夫給她題的名字，那時候她只有個小名叫『女子』，池蓮花却給她取了個官名，叫『折蘭英』。

池蓮花說：『蘭英呀！常言道：再好的女子鍋台邊轉，女人在窯裏是沒好地位的。作作飯，生生蛋，挨打受罵，委屈一輩子。革命可就要把她們解放呀！』她又說：『可是男人還受着地主豪紳的壓迫呢，女人要解放，先要和男人一起鬧革命！』她拍拍蘭英，說：『你也工作吧，把成千百萬婦女都叫醒！』短頭髮的折蘭英，却不好意思的紅了臉：『咱什麼也解不下！工作咱也不會作！』池蓮花說：『那不怕！只要學習，學習，再學習呀！』

過了幾天，池蓮花就領蘭英到青花砭，去受訓，那兒，幾眼石窯裏，好多農村來的婦女呵，大腳片的，小腳片的，統統剪了頭髮，整齊齊齊的。上起課來，排排兒坐着，

更整齊。教員是一個海虎兒老李，精幹身材，禿頭，黑蒼蒼臉上，長着顆顆兒。這人認識字，可真能講話，吹吹打打，實在是個海虎兒！他教了她們很多革命的道理，他還教了她們很多工作的方法。還有一個教員是崔守功，又大又胖，寬寬的臉，載着老花鏡；白頭布，藍襯褲，灰大衣。他頂愛批評人。他說：『不批評，不糾正，就沒法進步！』他說：『咱們的女農民幹部，更要受大批評！』開頭，婦女們都被他批評得哭了；後來，可又都被他批評得笑了！再後來，她們就畢業了；再後來，她們就要分配工作了。可是蘭英的公公，三天兩次的捎信來，要她回。他說：『咱又不障礙你革命！咱能把你障礙定嗎？咱可只是要你回鄉看看呵，你就偏不回來看一看嗎？唉！你這小女子！你就是沒有吃過咱手心裏奶，你也吃過咱手心裏飯呵！』蘭英心動了，她遲疑了一下，就決心請了假，真的回去了。路上她還用津貼——發的蘇票——買了大西瓜，要請公公吃呢。雖然這樣，她心裏却也盤算：『回家去，可不會出亂子嗎？』怎麼她雖強，却是好心腸，她不忍心不同去看看老年人呵。

然而，革命真是解放！

革命把公公也解放了！從龍區，從烏陽區，一直紅過來，紅過來，把姚店區也紅遍了。從此，住在劉家溝的公公，也免了租，免了稅，分得了足夠的土地，還分得了足夠的牛羊。這樣一來，公公可就變了，他可變成好脾氣的公公了。蘭英回家的時候，就見她公公眉歡眼笑的，恨不得供出七個碟子八個碗來，讓媳婦子吃個美！一邊，他嘴裏連

連說着：『我說麼，我說麼，哪有腔調兒往外學的，你看你來了，你來了，你還捧個大西瓜！』這還是那媳婦，說她男人還在外面，說他男人不敢來纏繞的。很明白，公公是在革命的媳婦一邊了。媳婦却記得，公公原是不贊成革命的，他說過：『革命，提着腦袋要犯險！』他說過：『革命！瞎子不怕虎，虎頭上搔癢！』可是現在，他得了好處，他的舌頭撥轉了，他說：『噯！倒究，倒究，磚頭瓦片兒，也有翻身日呵！噯！好老共，好紅軍，咱事都給咱們百姓想到了！你看咱，咱過去是土打不起牆，咱而今可就有了底子了！咱從此就——哈哈——有苦能受，有難能事啦！』

在公公面前，蘭英還是有點拘束，可也漸漸敢說敢笑了。她一面吃好的，一面笑着問：『公公，你可贊成我工作嗎？』公公用手放在額上，想了一會，却也笑了出來，說：『這還不贊成呢！革命是好事，革命是好事，咱怎能反它的對呢！不過，不過，頂好別遠走，在本區就行！』蘭英反駁說：『這區那區，革命不是一回事嗎？』公公被說住了，望着媳婦好一會，望望就不覺嗤的笑出來，說：『這小女子，倒說慣嘴，跑慣腿啦！』

蘭英在家裏住了兩天，臨走公公還很客氣，可是臨走那男人却來了，還來得氣勢兇兇！然而蘭英不再怕，她靜靜的瞅住男人，只見男人臉上，狠着一付復仇的神氣，他，指着她說：『好！你倒跳門踢戶，有路走啦！咱可偏不讓，不讓你離婚！咱就要去當兵！就要當紅軍，紅軍的家屬，看你離成離不成！』蘭英很好笑，她還年輕，她還沒想過

要和誰結婚。她說：『好極啦！你當紅軍，咱就是紅軍的婆姨！』

她男人倒真的去當紅軍了。

六 活捉折蘭英

蘭英的男人，回家啦！那是他當了紅軍一年以後，他參加了東征，受了些輕傷，他就請假回來，再也不歸隊，他還要求成親！蘭英看他他是紅軍，多少有功勞的；蘭英還想感化他，叫他再上隊；因此，男人要成親，蘭英就答應了。幸喜，住到一搭以後，男人倒還好。自從當了紅軍，他烟也撩了，賭也歇手了，女人也不串了，什麼壞事他都不幹了；他還識了些字，也可以講講道理。他婆姨到區鄉農村去工作，他也不阻止。可是日子久了，不料他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老脾氣又發作了！結果，又是烟酒不分家，整天串門子，招賭博，偷東西，比起從前來，還是炕上翻到席子上，一個樣兒。他的革命關係，是早已丟到老遠去啦！只是對婆姨，他不敢再放肆罷了。可是婆姨說的話，他一句都不入耳的。譬如蘭英勸他戒煙，他還一味敷衍。蘭英說：『喂，你這個人怎麼躲着山，跑死馬，老不見走呢？』男人忍不住說：『喂！不要狗拿耗子，多管閒事吧！』蘭英說到口裏只發冰，男人一氣就只出門串去了。連旁邊公公都看不慣，他就要長出一口氣，說：『唉！看他這魂兒！』

那年頭，公公是紅軍，很受優待，特別還分到以前王家財主的兩眼大石磨。滿年既

季，吃喝穿戴都有人照顧的。他常常要笑說：『唔，可是尼姑生的娃娃，衆人扶持啦！』可是男人回來以後，特別男人變壞以後，優待就發生問題了。公公就常幫媳婦跟他鬥爭。可是兒子對他就不客氣，他那長條子臉上，一對單眼皮眼睛冷冷的瞪着公公，說：『這老牛膝！又是哪裏吃了乾熬（烟管）油子，這裏來嘔嘔！咱貓兒不上樹，狗在後面追着；可是，人家拉屎，却不用你毬動彈啊！』這樣公公的八字鬍子都給氣歪了；這樣，兩個高個兒就要打起來。再後來，男人就對婆姨也不客氣了，說她惡狗擋道，不讓他老爺爺走自己的路，又想打，又想罵。蘭英可不受！她脖子伸長，挺硬一點，看他敢怎麼着！原先她想：『強拉不如軟商！』可是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一天，蘭英回來，就領來一個縣上的警衛隊員，還有一個什麼幹事，一同來催男人歸隊，男人才走了。

可是狗却改不了吃屎！那男人，舊社會多少年來，已經養成了狐狸狗肝，壞性子！紅軍放他個排長，走蟻龍，他却叛了變，去當民團了。民團是無惡不作，頂可惡的啦！有一次，蘭英正在區政府（那時候區政府設在胡家溝）她是婦女主任，在工作。那天，黑夜，區上人們都走了；都到東溝莊，去公幹奸細了，只擦下一個折蘭英，她的男人却來了！他帶了民團，來襲擊區政府，要活捉折蘭英！他們，把區政府團團圍住，一路打進來，一路直吶喊：『活捉呀，活捉呀！』折蘭英好危險呀！虧得胡家溝村子，是兩面莊，蘭英却在另一面住，他們撲空了。鬧開以後，他們還被附近的小游擊隊，配合赤衛軍，打得落花流水，那男人也差點沒跑脫。

就在那年，延安城開了，紅白原軍，商和了，要統一戰線打日本！男人却從那邊開小差，偷跑回家過一次，又溜開。這個人，後來可不知道流落在哪裏了。現在，折聚英談起他，雖然他以前虐待過她，甚至打壞過她的身體，可是，那男人沒革命到底，她却還是很難過的！

七 和殘廢軍人戀愛

這裏可要記下折聚英的戀愛故事啦。

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，邊區自衛軍大檢閱。男的自衛軍，女的自衛軍，整整齊齊的，一隊，一隊，在延安南郊場，操練着，演習着。在這許多自衛軍裏，出現了一支小小的隊伍，只三十個人，都是女的。可是，看吧！這却是怎樣的一支隊伍呀！她們，走得那樣齊整，操得那樣熟練；而且每個人，一律短頭髮，大腳片；每個人，一律藍布衫子，白布褲；每個人，肩頭都扛着黃桿兒矛子，飄紅纓的；每個人，背上都背着黑色木刀，吊紅布的。看吧！這年輕的隊伍，這婦女們的隊伍呀！她們，開步走，向左轉，跪下，臥倒；三十個人是一個動作，三十個人是一個聲音！可是，這三十個人的指揮員，却是一個小女人，穿着黑衫褲，綁着白裹腿，草鞋，軍帽，兩面短頭髮，襯着白面顏——在五月的太陽下，興奮得發紅了。

這一支特出的隊伍，可馬上使衆人詫異啦，特別詫異的是延安縣的保安大隊長，翻

北人，張吉厚同志。他騎在馬上，看着，看着，他呆了，實在的，連他胯下的馬，都呆了！他是一個長征老幹部，住過紅大，上過前方，由於受傷過多，出血過度，而敵人的子彈，又把他的腿打廢，因此，他就奉命在後方，担負這輕工作，可也多時了。他認得那黨人的小隊，是延安柳林區的，可是，她們沒到縣上訓練過，她們却哪來這一套本事呀？他也認得那指揮的女人叫折蘭英，是從姚店區調去的，她，一個婦女主任，曾經開闢了姚店區的婦女工作，把那區各鄉各村的婦女都組織的好好的，可是，他却又哪來這一套本事呀？他想：『哼，拐子上台，倒真有她的一套哩！』他心裏可真佩服極啦。他也不曉得爲甚，他很想去跟那女指揮握一握手，說一句話；可是他慣那一套的！他是一個頂吃硬的革命軍人，打過無數次仗，他却不慣在婆姨女子面前講一句話！

那一天，全邊區婦女自衛軍的模範，最榮譽的紅綢旗，就被延安柳林區那支小隊，獲得了。那一天，檢閱剛完畢，天却下了雨。很大的雨！可是，出發遊行的隊伍，却依舊那樣齊整，那樣興奮。那一支婦女的小隊，也跟着進南門，出北門，繞東門；水、泥到半腿巴子，鞋、淌了；全身淋得水雞兒似的，她們可還喊口號，很清脆的！最後，她們得借住到一個學校裏去，却必須渡過延水河。河水漲啦，雨發瘋也似下，河水發瘋也似狂騰，它們，合着山水，往南，又轉往東，一股勁兒沖。女自衛軍們只好三五個人一組，拉起手來，慢慢的過河。水却齊了腰，波浪還用力的撞她們。她們，這年輕的一羣，却全都嘻嘻哈哈，笑開啦。可是，張吉厚同志，遠遠望見了，說：『這可不是玩的！』

「於是，他同副縣長，還有旁的人，好幾匹馬，衝來了，叫她們退回，却在馬屁股上，把她們一個個帶過去。第二回，大隊長有些不好意思的對蘭英伸手說：『來吧！』河水聲音大，蘭英聽不清，蘭英可是看清了，她笑着搖手，又指指旁的人，大隊長就又把別人帶過去了。（三十個人這會兒變得好多呀！）蘭英却號召幾顆頭強壯的伴兒，和她一個拉着一個，又在趟水了。在河當中，蘭英頂小，蘭英發漂了，她緊緊往大隊長伸着她的茅桿子，她才穩穩的上岸了。蘭英謝隊長，隊長很害羞，她那貧血的白臉通紅了。他突然說：『你們操得很好呀！』（他們那時站得很近）『哈哈！搭什麼咧！』『真好！可不知道你從那兒學來的？』『冒劍造麼！』哦，冒劍造！很奇怪，這三個字使大隊長那燥熱的心一收縮，面頰又白了，可是他面上露出了感謝的，為革命感謝的笑。

不久以後，他倆就結婚了（縣政府很早給他們開以前男人的離婚證），大隊長是他倆的正式介紹人，他在婚禮舉行以前，用口到柳林的跑來跑去，給男女雙方傳達互相提議條件。大隊長的條件是：『我的脾氣又剛，我的年紀又大，這必須預先發表，請她多原諒；不要以後她鬧起離婚，我就吃不開！』大隊副又跑去問折蘭英，蘭英說：『咱是什條件？咱就只一個條件！咱怕自家配符不上他，他往後是離婚！』聽了這樣的話，大隊副就跳起來，說：『哇！大家怕對方離婚，還叫咱跑來跑去訂什麼條件，天這樣熱，真是！』

折蘭英在做折衷，就是她愛人的意見；她愛人說：『女子不該是花兒，給男子好

玩！『據折聚英說，她愛人，張吉厚同志，比她大十歲，今年三十四。他不安心於輕工作，現在又擔任了××××團團長，在×××。他渾身有很多鎗傷，刀傷，彈片傷（砲彈片傷，榴彈片傷，炸彈片傷）。因為流血太多，他面頰常白，眼圈常紅的。可是折聚英說，就是他身上帶的這些花，這些革命的花，她愛呵！』

八 在學習、生產的戰線上

折聚英要求學習，組織上給她批准了。才結婚不久，這十九歲的陝北女子，就在邊區黨校出現啦。

編班以前，折聚英得經過一次考試。她從沒進學校學習過，怎考呢？在土地革命時，她一面翻山過嶺跑工作，一面唸着上級發給的字條條，每天讀上一半個字，不多啊！以後統一戰線打日本，她在區上工作，她參加了區級幹部的學習小組，還經常到區上受訓，可是，她現在回想起來，那時候是放着河水不洗船。沒怎麼用功！因此，臨考她急了。她想，現上驕兒扎耳朵眼，可過關！那天，口試主要是政治，她倒一句句答上了；其次筆試，是文化，她得寫些什麼給他們看，他寫些什麼呢？她怔怔忡忡的寫了：『中國婦女折聚英』。考的人點了點頭，叫她再在婦女上加個新字。折聚英更怔忡了，她提起筆來，又加了個新字；可是她却把它加在中國上面，就變成『新中國婦女折聚英』了。主考的人笑起來，說：『好，好，好，三班，三班！』

三班可不比四班，四班才完全是女子班，政治、文化的水平也低些。他卻幹嗎把她編在三班呀？折聚英又高興，又担心；怕趕不上功課，她就硬用功。別人休息了，她不休息；別人遊戲了，她不遊戲；別人睡覺了，折聚英卻還在自修呢。指導員說：『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你這是破壞集體生活啦！』折聚英服從了，改正了，可是不知不覺的，她又變成『破壞份子』了！她就要求說：『哎！由由吧！』農村的婦女，一滿沒好學習過呀！說咱破壞，咱可在學習上建設哩！』實在，折聚英心裏怪悲哀的，她作過了多年工作，却因為文化低，就像個瞎眼兒瞎！不能接受新知識，缺乏理論；作起工作來，有時就像是老虎吃天，無從下手！不會留筆記，想要記住些什麼，忽而忘記些什麼。那就像端碗水，走上幾里路，便要潑翻好多！因此，這時候，她已經知道學習的重要了。可是，這瘦女子，從前凍過，餓過；又被男人毒打過，她的身體弱得很，個個新學期，她覺得自己怪可憐，學不進去。只覺眼慢心慢，沒勁；又她呢，中間問的，她選啦，自然常聽啦……課裡可不少；裏面却有好多問題她弄不明白，她真是覺得：『學碼碼子，吃裏挖捨，翻來覆去，弄不清楚！她真連飯也吃不下，晚上睡不穩了！』她想，她的學習，就像秀才走路，就像老牛拉車！可是，她安慰自己說：『不處也走到，不處也上咧，上坡總要熬些，多熬些』。於是，她就加倍努力。於是，看吧，過了幾個月，重新編班的時候，有些人退班了。她卻還留在三班上；於是，看吧，再過了幾個月，支書就找她談話，說：『折聚英同志，你的學習很有前途，組織上已經決定送你進女子大學去

，讓你更長時期的學習，解更多的提高你自己！」折聚英爲這女大了。

這女大，也還得經過考試，而且，這回是完全筆試了：『抗日戰爭的性質』，『婦女解放的道路』，等等問題，她都答了，結果，她又考上了。一九四〇年春天，女大陝甘班正式開課，陝甘婦女的同學，好多集合到一搭啦。開頭折聚英還在乙組學習；不久，她就就跳到甲組。在乙組時，她當學習小組長；在甲組時，她更當了課代表；平時還兼分支的幹事，後來還當總支的委員。在那年三八節，她還當選了女大的學習模範，還得了林主席和康生同志親筆題詞的獎狀，成爲『學習之光』，成爲『學習戰線上的英雄』！

同時，在生產戰線上，她怎麼呢？看樣子，她是一個走緊跟不丟的驕傲人呵。當她在黨校的時候，她們婦女小組，却自動要求參加男子組的集體開荒，一同上山了。折聚英並不比個把長多少，她却硬用鐵頭，那熟練地像她使用針！開荒，男同學們笑：『男力將是瞎子點燈，白費的；她却瞪了他們一眼，兀自閉着土，一面對她的女伴們笑說：『哼！咱們拔根汗毛，可比他們磨還粗咧！』也許她媽媽受苦的血，同樣在她身體裏流吧？結果，這自小苦慣的女人，竟始終能趕上最強的男子們！在她的腰上，也不管是在黨校參加開荒，或是在女大參加秋收，她都作了『勞動英雄』。爲了這，她還得過毛主席親詞的獎狀。實在的，折聚英是和邊區其他的婦女英雄們一樣，誰願意掉在男子們的屁股後面呢！

九 一件意外事

一九四〇年的冬天，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！

那時女大陝甘班和特別班，混合編制了。按程度，折聚英被編在十班。那班裏，好多洋包子呵！最低是外面高小畢業生，一般都唸過外面的初中和高中；本來是在陝甘班的土包子，進十班的只五個；其餘都編進低級的班次裏去了。洋包子裏頭，折聚英怎麼趕得上呢？她想，她肚裏空空的，她要有好成績，這不比叫公雞兒下蛋還難嗎！她越發當了學習小組長，她不能不跑在頭裏，折聚英是好勝而又堅強的。她更加用功了。新的課程，也真是旱地的甜瓜，另有味兒，怪吸引她。特別是同學們的好多洋書，她好奇的，都翻一翻，想看一看，睜開開眼界。因此，她的學習，總是吃了碗裏，還望在鍋裏，沒個夠！她常常恨自己眼大肚子小：不吃怕，吃了又怕噎了！同班的白鳳娥說：『你真是。拉屎還想榨豆芽吃，可饒得要命！你得操心身體呀！』折聚英說：『你看我們都是喝墨水長大的，肚子裏貨色那樣多；咱們不覺分兒用功，不行啦！』

那白鳳娥，也是陝北人，也是從家庭裏逃跑出來的，也是革命以後跟軍人結婚的，也是女大的學習模範；長長瘦瘦，白白紅紅的，銜過前頭髮和當長，常露着一只壞牙子嘻笑（據說，她現在是綏德分區的婦聯會主任）。其實，她自己越頭用功的，可是她怕折聚英身體不好，會害病，因此她常勸折聚英。這天又說：『好妹子呵！可別慌？腦子

担水，總得一步一步來呀！』可是折聚英說：『一步趕不上，就步步趕不上啦！』白鳳娥拉着她，笑着警告她：『你要是走那樣，看開王爺就要來摸你的鼻子哩！』折聚英却不管！那時候，她愛人一度在教導營當軍事教員，就在女大附近楊家嶺，折聚英可一個月也不去一次。同學們打趣她：『阿呀！你不執行禮拜六嗎？』折聚英笑着回答：『我不執行禮拜六，咱忙着準備開洋景哩！』白鳳娥說：『噲！你想在毛板上睡覺，作個美人睡？』折聚英笑着想：『我可就想作文化人呢！』

後來，折聚英就常常疲勞，常頭昏，常筋兒麻，常骨殖縫裏痛。她想：『這該不要緊了！』現在大家時候常挨打，也常頭昏，常筋兒麻，常骨殖縫痛的，這些苦味兒，她早嚐過了。因此，她並沒把它放在心上。有一天夜裏，她同室的一個同學感冒，吐了一坨多，折聚英不曉她什麼病，急壞了，她去找醫生，回室來她突然腦子裏一陣陣，跌倒了！身子抖得直打擺子一樣，牙關子也直打，手脚還發冰，全身又僵又硬，口裏還吐白沫子。一會兒她像好些了，可是她眼珠瞪得那樣出，而且那樣白；她還亂抓心口，把棉衣服都抓得到穿丁，她感覺心裏怪難受啊！突然，她又痛哭起來，自己也不知道的。叫旁邊的人們鼻子一酸，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淚！醫生斷定說：『這女子，生理上，心理上，一定都受過大打擊，大摧殘！』哦！可不是受她以前那個男人的害嗎！然而折聚英平常不太恨那男人的，她覺得他被舊社會養成這樣壞，多少也有些可憐處。她常常想：『他可為甚不革命到底呢？舊社會不行啊！』

從那回起，折聚英的病常常發，她就學習不成了。她在女大醫務所住了一個時期，就回到延安縣，任縣婦聯會主任（從副到正），依醫生的吩咐，一半工作，一半休養，可是她還沒安心休養，她的工作不斷的進行着：她不斷的組織婦女，教育婦女；爲了充實抗戰的力量，也爲了提高婦女的地位，她還不斷的動員她們到生產中間去；她，經常在鄉裏，她會窮了，解決了婦女們的許多好多問題（舊根兒她自己也是痛苦的呵，而今她會不中不影兒幸福嗎）。同時她的學習可厭透了嗎？也沒搔！特別在後來整風的時期，她那樣積極，曾被縣委書記王至年同志在一次延安縣黨的擴大幹部會上，把她當作不識量積極整風的模範，當衆提出；王書記的話是這樣的：『工農幹部在學習上可有遠大的前途嗎？只要看看咱們的折聚英同志！她本來是一個文盲，可是她現在能精通二十二個文件，還秘密縣聯作了好大十幾萬字的筆記，她的反省也是最徹底的！她在工作上的進步也是很快的！正像陳雲同志所說，咱們工農幹部不學不得了，一學可就了不得啦！』至全會場發瘋也似鼓掌了，折聚英那白白的面頰上微微笑着。

噢！她不是常發病嗎？是呀！然而折聚英說：『病可害不倒我！』

十 百萬婦女的代表

好，你聽吧，折聚英！歌唱吧，折聚英！更努力吧，折聚英！更進步吧，折聚英！你，過去的老百姓；你，過去的文盲；你，過去只值兩斗粗糧子的女

人呵！你，現在是學習的模範；你，現在是勞動的英雄；你，現在是抗日的戰士；你，現在是婦女的先鋒；不錯，你又是邊區的參議員，你是全邊區百萬婦女的代表之一呵！好極了！折聚其！當你昂着頭，走進邊區參議會的大會場，你，和各民族的人，你，和各階級的人，你，和各黨派的人，你，和國際的友人，一同，一同，商量着抗戰和建設的大事，你，的確使外來人驚異呵！然而，你，一個熟悉邊區的人，你却並不希奇，你笑着，你想，在咱們邊區嗎，有很多的英雄，有無數的英雄，有無數的男英雄，也有無數的女英雄！



57.83

70.2-0=2

